

M y s t e r i o u s
M e s s a g e s

天机

新版

蔡骏

第一季

F A L L E N C I T Y

沉睡之城

作家出版社

天机

第一季

沉睡之城

蔡骏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机·第一季:沉睡之城/蔡骏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5.4

(悬疑世界文库)

ISBN 978-7-5063-7729-4

I. ①天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05004 号

天机·第一季:沉睡之城

出品人:葛笑政

作者:蔡骏

责任编辑:汉睿

特约编辑:金马洛 哥舒意

装帧设计:读蜜传媒 潘伊蒙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100125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152×230

字数:210千

印张:16.25

版次:2015年4月第1版

印次: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729-4

定价:29.80元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每个人都可以听到自己
前前后后所做的一切事情



（全本朗读）

新版《天机》同名广播剧
由“喜马拉雅电台”制作开播，
请扫描关注收听！

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

许多年来许多人都问我,《天机》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?

我也一直在想,这个故事以及答案都太过繁杂,就像一面打碎了的镜子,可以照出房间里的每个角落,又似乎像个迷宫。

而在某个转角,我看到了那个良夜。

我想,是关于希望。

很抱歉,我在小说中写到了斯蒂芬·金,并借虚构说出我对他的敬意与膜拜,也算是夹带一点小小的私货。当中国读者崇拜日本推理小说比如东野圭吾的时代,我却如此执拗地喜欢这个写小说的美国男人。因为,他的所有文字,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——希望。

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,说的就是希望。

良夜是死亡,是绝望,是我们可能面临的一切的黑夜。

但在最漫长的那一夜里,还有光 and 希望。

于是,多年以后,这本全新版本的《天机》四季,带着声音,来到你们的眼前和耳边。

经过了《人间》《谋杀似水年华》《地狱变》《生死河》《偷窥一百二十天》……直到现在的“悬疑世界文库”,你们长大了,我也是。

至于你们都在期待着的,《天机》的电影、舞台剧、网络剧、动漫,都将在这一年或两年内面世。也许,他们会跟你想象中的《天机》有所不同,但又是同样的一群男人和女人。说实话,我也很好奇,他们究竟会长什么样子。

总之,叶萧和小枝们的迷惘与行走,仍在继续。比如,我那从未写完过的《沉默兽》,又比如从《天机》衍生而来的新的故事。

还有最漫长的那一夜。

感谢你们用心爱着我，以这简短的总序言之名。

蔡骏

2014年12月11日星期四 于上海苏州河畔

于彼国土，若已生，若今生，若当生。
是故舍利弗，
诸善男子，善女人，若有信者，
应当发愿，生彼国土。

——《佛说阿弥陀经》

万物生

作词：高晓松

作曲：萨顶顶

演唱：萨顶顶

从前冬天冷呀夏天雨呀水呀
秋天远处传来你声音暖呀暖呀
你说那时屋后面有白茫茫雪呀
山谷里有金黄旗子在大风里飘呀

我看见山鹰在寂寞两条鱼上飞
两条鱼儿穿过海一样咸的河水
一片河水落下来遇见人们破碎
人们在行走身上落满山鹰的灰

目 录

第一章	黄金肉 / 001
第二章	隧道尽头 / 022
第三章	断手 / 042
第四章	绝境 / 065
第五章	美女与狼狗 / 088
第六章	万物生 / 107
第七章	木乃伊 / 128
第八章	山间公墓 / 150
第九章	AK47 / 175
第十章	南明武士 / 196
第十一章	食人鱼 / 214
人物故事 / 228	
蔡骏创作大事年表 / 235	

第一章 黄金肉

2006年9月24日，上午11点19分。

叶萧做了一个梦。

.....

当梦醒来的时候，睁眼只见满山遍野的绿色，竹子如箭矢刺入瞳孔，某种巨大的花放肆地绽开，红得那样耀眼。头顶巍峨的高山颠簸起伏，再往上是层层叠叠的乌云，随时可能有大雨倾泻。

这是哪儿？噩梦带来的汗水从额头滑落。他发现身下是摇晃的车座，右边是明亮的窗玻璃，左边是一张熟悉的脸。

大脑仿佛正被撕裂。

孙子楚冲他咧嘴笑了笑：“喂，你总算醒啦！”

“你——”叶萧把眼睛睁大了，费力地支起身子，茫然地问道，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“还没睡醒？可我记得昨晚你没怎么喝酒。”

酒？

叶萧捂着嘴呼了口气，却没有闻到任何酒精味。

他环视了周围，这是辆小型旅游巴士，车上坐着十几个游客。

车外是热带或亚热带山区，茂密的绿树间点缀着鲜艳的花。一条公路在大山中蜿蜒，通向不可捉摸的命运深处。

但车上的那么多人中，叶萧只认识身边的孙子楚——这两年他们成了好朋友，身为S大学历史老师的孙子楚，曾经帮过他不少忙。

“现在我们是去哪里？”

“兰那王陵——我们刚从清迈开出来。”

“清迈？”这地名好像在哪里听到过，叶萧绞尽脑汁地想了片刻，“我们在哪个省？云南，还是贵州？”

孙子楚苦笑了一声：“拜托，不是开玩笑吧？我们现在在泰国！”

“我们不在中国吗？”

“当然不在！清迈是泰国北方最著名的城市——你忘了，几个钟头前，我们在清迈的酒店吃过早餐。”

心又浸到了冰凉的水底，叶萧用力揉着太阳穴，后背已满是冷汗。记忆像被打碎的镜子，就连自己的脸也随之破裂，无法重新拼合起来。

不过，起码找到了坐标横轴：泰国北方——清迈——兰那王陵。

那么纵轴呢？

“今天是几号？”

“9月24日！我真搞不懂，你怎么突然间好像是从外星球回来的。”

而叶萧问出了一个更愚蠢的问题：“哪一年？”

“公元前841年！”孙子楚已被他气着了，“你故意耍我吧？连2006年都不知道？”

“2006年9月24日，泰国北方清迈，前往兰那王陵？”

时间纵轴与空间横轴终于在平面相交，这个特殊的坐标点——或许是致命的。

在确定时空坐标点的瞬间，叶萧模糊的视野里，浮现出一片山间盆地——酷似一幅古老的水墨画，刚从尘封的箱子里被翻出来，画纸上还扭动着几只虫子。

不，那不是虫子，而是袅袅的炊烟，如白雾般弥漫在墨绿的山野中。在绿与白的颜色调配下，宛如特殊处理的电影镜头，渐渐幻化出数十间高脚茅屋，这可是“荒村”的南国版本？

11点30分。旅游巴士在路边停下，导游小方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招呼着大家下车。

叶萧随着孙子楚踏上地面。这就是泰国北方的土地吗？脚底板有过电般的麻感。野草间蟾蜍在呱呱乱叫，也许其中还潜伏着几条竹叶青蛇。

导游机械地介绍说，这个少数民族村落，两百年前自中国云南迁来，

他们有着与泰国本地人迥然不同的风俗习惯。而这贫瘠的内陆山地，也比不得肥沃的湄南河平原，只能生长玉米红薯之类的作物，此外就是美丽而可怕的——罌粟。

旅行团被安排在此午餐，享受纯正的山间野味。有人兴奋起来，这些泰国菜都吃腻了，这下定要大快朵颐。也有几个女人皱起眉头，想起几年前引发“非典”的果子狸。

众人还未到村口，便听到一阵鼓声，那鼓声与众不同，发出金属独特的共鸣。孙子楚紧皱眉头道：“铜鼓？”

果然，一进村便看到两面大铜鼓，几个穿着民族服装的老人，举着鼓槌用力敲打。鼓声时而清脆时而沉闷，似乎可以穿透人的心。

而在铜鼓后有数十个“怪物”，他们个个面目丑陋，如被硫酸毁过容一般，气势汹汹地手持刀剑。这场面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其中有个牛头怪物舞着刀，狂乱地向大家扑过来，活像古代剪径的山贼，几个女游客吓得拔腿要逃回车上。

导游小方立即喊道：“别怕！是傩神舞。”

没错，他们戴的是中国西南常见的傩神面具，在木头上画出狰狞的鬼怪或野兽相貌，据说有驱鬼破妖的神效。鼓点节奏越来越快，几十位“傩神”载歌载舞，手中刀光剑影，像远征血战得胜归来的勇士。

叶萧眼前一片恍惚，只剩下那些鬼怪面具，以及锋利的刀刃和剑锋，耳朵则被铜鼓声震得几乎要聋了。突然间，有个“傩神”冲到他跟前，是一位盔明甲亮的“冥府将军”，宝剑竟然直指他的心口——

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，叶萧却像被绑住了手脚一样，居然定在原地一动不动！

眼看宝剑就要洞穿胸口，“傩神”却骤然剑走偏锋，利刃从叶萧的脑袋边上擦头而过。

鬓边一阵凌厉的寒风呼啸，杀气逼人地侵入叶萧大脑。他确认这宝剑并非装饰物，而是真正开过锋的杀人利器。

他同时闻到某种血腥的气味。或许这把剑前几天还杀过动物或人？而“傩神”是被他大无畏的气势吓住了，还是纯粹只为了考验他的勇气？

孙子楚赶紧将叶萧往后拖了几大步，胆战心惊地喊道：“喂，你傻啦？差一点儿小命就要葬送在这荒村野店了！”

叶萧不知如何作答，刚才就像被绳索绑住了，脑子里想着要躲闪，

身体却完全不听使唤，后怕的冷汗已布满背脊。

再看那位舞剑的“冥府将军”，早已回到傩神舞的队伍里，头上的面具对他发出古怪的微笑，并不断用宝剑向他挑衅。

面具……傩神……刀剑……鲜血……

所有这些都在他脑中飞速旋转，难以分辨是眼睛看到的景象，还是昨晚或更久以前的记忆。他只感到身体被撕裂，那铜鼓声变成一把锯子，从他的头皮上用力锯下。两个戴着傩神面具的武士，正大笑着力地拉动锯子。两个家伙拉得大汗淋漓，锋利的锯刃自上而下，缓缓切开叶萧的脑袋，鲜血如喷泉四溅而出。当锯子锯到他的脖子时，他的脑袋立时分成了两半，他的双眼越离越远——左眼看到了天堂，右眼看到了地狱。

最后，锯子从叶萧的腹股沟出来，将他的身体切成两半。

让人想起一部卡尔维诺的小说——《分成两半的子爵》。

当铜鼓声停下来后，他才发现自己的身体还好好的，而那些“傩神”却突然消失，只剩下些平常面孔的村民。

叶萧颤抖着摸了摸自己的头顶，怀疑是否有伤口甚至流血。

“My God！”旅行团里还有个外国人，二十多岁的女孩，棕色长发围绕着白皙可人的脸庞，她说了一串美国味浓郁的英语，接着又说了句流利的汉语：“请问这是一项旅游节目吗？”

年轻的导游犹豫了一下说：“是……是的，一项特别的欢迎仪式。”

孙子楚上前仔细观察铜鼓，这是两千多年前铸造的古物，曾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，如今已极为少见。鼓的边缘是奇异的花纹，像是某种巨大的动物。就在孙子楚掏出放大镜时，有两个干瘦的村民目露凶光走过来，他只得尴尬地放弃了观察。

跟着旅行团进入村子，叶萧发现这里穷得出奇，除了四处疯长的野草，完全死气沉沉，好像踏入了古代墓地。全村人的财富，都集中到了女人们的头上——她们戴着沉重的贵金属，仿佛头顶开着银色的花，身上却是全黑的衣裙，显得面黄肌瘦营养不良。

旅行团里有个年轻男子，一直端着DV拍摄，忽然喊道：“好香啊！”

大伙进入村子中心，看到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，底下柴火烧得正旺，周围摆着一圈低矮桌椅。而那扑鼻而来的香气，正是从翻滚的汤锅里发出的。

“啊，是什么野味啊？”叶萧身边一个高大的男人馋馋地喊道。他

戴着一副卡通墨镜，打扮得像个城市精英。

村民们漠然地注视着这些不速之客，导游小方正跟司机耳语。叶萧总觉得这两个人表情很怪。四十多岁的司机，长着典型的泰国脸，他和村民们说了几句，招呼大家坐下就餐。

导游小方说：“今天我们来得很巧，正好赶上这村子的一个重大节日——**驱魔节**！在这一天到来的人都是贵客，村民们会设宴招待我们，请大家就座，享用大餐吧。”

驱魔节？让人联想起一部同名的经典恐怖片，大伙心想真倒霉，怎么正好赶上这鬼节日了！

叶萧忐忑不安地坐下。他们每人面前有一个大陶罐，像中国的砂锅，里面并无垂涎已久的野味，而是最普通的红薯。这道“砂锅红薯”让大家很失望，不过平时极少吃到这种东西，在这穷山僻壤也别有风味。此后几个菜无不是糟腌之类，大家都感到上当受骗了，有个火气大的女生站起来问：“会不会吃完又要收钱呢？”

导游脸色铁青，不知如何作答，这时，最后一道菜上来了，有个浑身鸡皮的老太婆对司机耳语了几句，司机用很烂的汉语报出了菜名：“**黄金肉！**”

黄金肉？

在叶萧琢磨这三个字的同时，一个小碗已端到他面前。诱人的香气从碗里飘出，脑中还没反应过来，唾液已然开始分泌，果然是闻所未闻的美味！碗里盛着一小块豆腐，周围是金黄色的汤——金豆腐？

叶萧用木勺挖了一小块“豆腐”放到嘴里，“豆腐”并未化掉，滑而不腻的口感，稍微带点咸味，舌尖竟幸福地颤抖了几下。

美味，天下难得的美味！

绝对不是豆腐，而是某种动物的肉。

叶萧赶紧把剩余的肉送进嘴里——这是他二十九年来吃过的最美味的一碗肉。

可惜只有这么一丁点！叶萧一点点慢慢咀嚼，像在品尝一杯上等新茶。几十秒后，最后一点“黄金肉”咽下了喉咙。碗里金色的肉汤他也没放过，不知世上还有什么野味会比这更鲜？碗底朝天他仍意犹未尽，用舌头舔着嘴唇回味。

再看其他人也都差不多，个个夸赞这碗肉的美味，就差把碗也给一

起吃了。大家纷纷要求再来一碗，司机无奈地摇头：“每人只能吃一碗，这是规矩。”

这倒也是，这样的美味是稀缺资源，必须限量供应才显得弥足珍贵。

“墨镜精英”站起来问：“‘黄金肉’到底是什么肉呢？”

几经翻译传递之后，导游小方转述了村民们的回答：

“天机——不可泄露！”

“切！至少不是黄金做的肉！”

在大家以为导游又要额外收午餐费时，小方却说：“这顿午餐是村民们免费赠送给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是‘驱魔节’光临的贵宾，能帮他们驱走魔鬼。”

“有没有搞错啊？”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生用台湾腔嘟囔着。

旅行团所有人都站了起来，跟着导游离开村子。“墨镜精英”无限留恋地回望那口大锅，却发现锅边有一堆白骨。

那是什么骨头？

走出了无生气的村口，孙子楚发现铜鼓不见了。这种铜鼓通常是全族至宝，或许每年只能拿出来一天——驱魔节？

穿过贫瘠的田野，大家回到旅游巴士上。仍有人在问什么是“黄金肉”。司机却说自己也是第一次吃到，以往几次带团路过这村子，吃的只是一般的野兔山鸡，从未听说有什么“黄金肉”。

车子向大山更深处驶去，森林越来越茂密，已完全看不到人烟迹象。预计下午两点能抵达泰北著名的旅游景点——兰那王陵，晚上住宿在附近的青菜市。

叶萧仍坐在原先的位子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衣服。上身是休闲衬衫，下身是条旧牛仔裤。左边裤袋里有部西门子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2006年9月24日中午12点20分，大概是泰国当地时间吧。

右边裤袋里有个皮夹子，里面有他的身份证，以及警察证——叶萧想起了自己的职业，他是一个警察，一个遇到过无数可怕事件的警察。

可他还是想不起来，自己怎么会在泰国？

此外皮夹子里还有中国银行的信用卡，几百块人民币、几十美元和几千泰铢的现金。

肩膀上的背包里，有一台索尼数码相机，还有零食、掌上电脑、充

电器和电池，还有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。在护照出入境记录的最近一页上，盖着泰国入境的图章，时间是2006年9月19日。

他使劲抓了抓头发，车窗玻璃隐隐映出他的脸。

二十九岁的脸庞——坚毅、冷峻而憔悴，幸好双目仍然如山鹰一般锐利逼人。这双眼睛他一直引以为豪，当然偶尔也会让女孩浮想联翩。

车窗外，是泰北的崇山峻岭——难于上青天的盘山公路，一边是高耸入云的山峰，另一边则是万丈悬崖。

他的心，又本能地紧缩了起来。

巴士在山路上不停打弯，若车轮再多滚几圈，全车人便要捆绑下地狱了。还是司机艺高人胆大，竟一手握着方向盘，一手扶着挡杆，悠闲自得地哼起了小曲。

这一路根本看不到其他车辆，无论是相同或相反方向，似乎这条漫长艰险的山路上，他们这一车人是仅有的生命。

车子突然急刹车，孙子楚的头撞在了前排靠背上。

原来，公路边出现了一个女孩，穿着泰国常见的长筒裙，身后就是险要无比的悬崖。

巴士差点把她撞下去，司机刹住车，怒气冲冲，刚想大骂她不要命了，那女孩却径直走到车门边。她看起来二十岁上下，有张白白净净的小脸蛋，身材也是亭亭玉立。

小方不由自主地打开车门，女孩大方地上了车，双手合十鞠了个躬，用泰国味的汉语问：“请问你是小方吗？”

年轻的导游不知所措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我是玉灵啊！昨晚我们通过电话的。”

这女孩的声音相当甜美，彬彬有礼可爱动人，孙子楚不禁轻声赞叹：“上品啊，上品！”

“哦，你就是玉灵啊！”小方这才回过神来，但语气还是很 unnatural，“欢迎欢迎。”

少女玉灵又面朝大家，双手合十用泰语祝福了一句，接着用汉语说：“中国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美丽的清迈。我是清迈玫瑰旅行社的导游，将和小方一起陪伴大家前往兰那王陵和清莱城。大家可以叫我玉灵，有什么需要可随时吩咐，我会尽全力满足，愿各位旅途平安愉快，谢谢！”

导游小方又补充道：“是的，玉灵是清迈玫瑰旅行社为我们安排的

地陪，她是清迈本地人，对这里最熟悉了。”

玉灵的长相、身材和服饰，都让人想起西双版纳的傣族姑娘，因此很受旅行团欢迎，尤其是年轻的男性团员们。清迈是个出美女的地方，眼前的玉灵皮肤白净，眉清目秀，身材修长，明显不同于黑瘦矮小的泰国中南部人。

但叶萧奇怪的是：玉灵怎么会在此拦车？既然是旅行社安排的地陪，完全可以在清迈一起出发。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完全荒无人烟，难道她是从悬崖底下爬上来的？

车子继续在山路上疾驰，玉灵接过小方的话筒，微笑着说：“我们将要前往本次旅行最重要的一站——兰那王陵，这也是东南亚最新的旅游景点，对外开放还不到一年，却已接待了超过五十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兰那王陵位于一片原始丛林中，十年前才被伐木工发现。兰那王国是八百年前的一个神秘古国，至今仍未发现这个王国的都城和宫殿，所以兰那王陵在考古学上的意义就更重大了。我们将要看到的王陵，虽然已经被森林覆盖了数百年，但规模仍然极其巨大——大家听说过世界第八大奇迹吗？”

“柬埔寨的吴哥窟！”孙子楚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，因为他几年前去吴哥窟专门考察过。

“恭喜这位中国大哥，你答对了！但是，我们的兰那王陵，发掘出来的规模要比吴哥窟还要大，不但有极其精美的佛像、宏伟的寺庙和陵墓建筑，还有错综复杂的地宫，埋葬着十几位兰那国王的遗体，甚至还有一个奇异的诅咒传说——”玉灵故作神秘地微笑一下，“好了，我不能再多说了，谜底等到了兰那王陵就能揭晓啦，呵呵。”

她的口齿相当伶俐，虽然比小方年轻好几岁，说话却老成许多，小方根本插不进话来。而玉灵这番绘声绘色的讲解，更激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，几个原本要打瞌睡的家伙也来了精神，纷纷摩拳擦掌准备要多拍些照片。

前面座位上有个年轻男子，一直端着DV对玉灵拍摄，忽然问了一句：“你的汉语真好，是向谁学的？”

“我是本地人，村子里住着一一些华人，我从小就跟着学汉语。”

正当两个人开始聊天时，后座突然有人站起来说：“对不起，能不能停一下车？”